



珠城记

历史的华丽变身在悄然中完成,处在改革开放快车道上的——

珠海路老街：“笑”了

◎刘海贤 文/图

挨着双水井,我将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如烟岁月,交给了风雨如磐的珠海路老街。带着“故园三十二年前”的魂牵梦绕,如今,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昔日的珠海路如今成为了网红步行街,车子自然开不去,只好停在大菜市旁的文明路。步行一段,右拐进入珠海路,由西向东行。但见满眼繁华,儿时昏暗的路灯已被闪烁耀目的广告招牌代替,店铺铺面本来就不多的街区,如今已是家家经商、户户卖货。老街纳新人,外来商客多。商铺旺于市,马路旺于人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梭往来,灯影幻迷加上滨城的海风微拂,让银饰上头、满身披挂的侗族山客禁不住满心的欢喜,边走边留影。童男童女则戏耍于迷藏中,在中西合璧风格的骑楼下、在黝黑乌亮的雕塑间寻求乐趣……岁月的烟尘早已被荡涤得无踪无影,凌乱的电线,斑驳的墙面,露天的水沟,都在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的严格规范中,锁进了往事记忆的“八宝箱”。

步行街嘛,国内外都多了去。“街”常有,而“行”不常有。有“街”无“行”,空街;有“行”无“街”,虚行。有“街”又有“行”,一定有其内在的吸引力。那么,珠海路老街,你靠什么吸引游人行者呢?那一晚,自从踏上这一条沧桑两百年的历史老街,我就努力寻求答案,遗憾的是,直到离去,仍然不得其解。

只是,有些见闻至今印象深刻。

步行街有1.5公里长,如一根“绳子”,把店铺“珠子”般地串连起来,组成一条完整的“项链”。北海,本来就有珠城的美称,一个个闪亮的“珠光点”,会告诉你岁月的传承、风俗的沿革和风貌的变迁。之前哪有人有心思种花呀,温饱才是人生的第一要务。要卖,也是只卖些油盐酱醋、糖果饼干、日用百货之类的寻常生活物品,哪见有今日这么多的奇花异草?商品琳琅满目,让人流连忘返。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稀罕玩意儿也层出不穷。海参果让我



南珠异彩



山客随拍



宠物水母



百年对弈

身边

在合浦,家里有备考孩子的,都叫他们自己包一个粽子……

高考倒计时

◎邹凯丽

今年端午过后就将迎来新一轮高考,在合浦,家里有备考孩子的,都叫他们自己包一个粽子,寓意包粽子,吃粽子,包“粽”(中)状元。

我家年纪最小的堂妹也将奔赴高考考场。在前段时间他们学校举办的十八岁成人礼上,一袭拖地白裙,头戴珠冠、淡雅妆容的她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,再不是那个是扎着冲天辫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我们身后的小女孩了。

奶奶提前几天就到山上割了老最大最好的箭古叶回来,削掉叶子背面的三列小刺,煮过水又在长条板凳上来回拖拉使叶子变得柔软,然后把准备好的箭古叶一张叠一张地卷起来,挂在屋檐的竹篱上晾晒。黑土猪的五花肉也早就预订好了,到时候卖肉的人会走街串巷送上门来。奶奶屋背后的小竹林里有很多包粽子用的野生假蒻叶,翠绿且嫩;糯米家里也有,只要再买些去皮绿豆、板栗、沙虫干和瑶柱回来,就随时可以包粽子了。

高考是一年中最为牵动人心的日子。读书十八载,一次高考既是检验结果的时刻,又是莘莘学子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更是千万家庭的希望时期。我家高考前的氛围也被奶奶烘托得异常浓烈。她叫家里参加过高考的人一个个说说经验、注意事项、心得感想等,仿佛我们多说一句,小堂妹就能在考场上多一分胜算。在倒数百日的时间内,小叔小婶除了出摊时间外,小堂妹在家人时他们都一直陪伴着。只要小堂妹在家复习,爱看电视的小叔小婶就

自觉关闭电视,不刷手机,营造一个舒适、安静的学习氛围,就连说话也控制了音量,就怕打扰到小堂妹学习。

关于考场的问题也让奶奶操起心来。她早就打电话通知了家住县城的亲戚们,到时候谁家离小堂妹的考场近,谁家就负责小堂妹的住宿和饮食问题,只恨不能亲自陪着去考场了。小婶子也学着别人家的家长买了旗袍和小红旗、鲜花,准备到时候在考场外面为女儿加油,祝福她旗开得胜!

在这样紧张又期待的情境下,我也忆起了十几年前自己参加的那次高考。那年6月的7、8两日都下雨,我们进入考场时裤腿都湿了,我听着雨声答卷,一点都不紧张,我相信从考场出来后一定还能有书读,实在不行就再复读一年。有人说6、7、8,连读起来的谐音正好是陆柒捌“录取吧”,这寓意多好啊!而那些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多少是有遗憾的吧。虽然考得好的人最后也不一定过得好,而一时失败也不代表人生就废了,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,一个阶段的过渡,一次重要的成长历练。

我写了一首儿歌《孩子,别怕》(作词),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洪姐说将在今年高考前播出,我想着歌曲出来了第一时间发到家人群给小堂妹和家人们听听,希望她吃了奶奶包的肉粽,听了我写的歌,好好加油,别害怕,别紧张,发挥出最好的水平,交出满意的答卷!

(作者为教师,北海作协会员。)

我自西北来,初至北海,已是秋末。西北的沙尘与北海的威风,在我肺腑间交战了三日,终于以北海的胜利告终。这胜利的标志,便是我咳出了几口浊痰,而后呼吸顺畅起来。

北海老城区的街道不甚宽阔,却也不显得拥挤。路旁的榕树垂下许多气根,像极了回族老人下巴上的胡须,随风飘荡。我租了一间小屋,在二楼,窗外正对着一株木棉。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汉族老人,头顶秃了大半,剩下的头发却顽强地扎成一个辮子。他见我时是回族,先是愣了一下,而后笑道:“我们这儿清真馆子少,不过海鲜市场近,你自己做也方便。”

我本不善烹饪,但为了肚肠,也只得学起。每日清晨,我便踱向海鲜市场。那里的鱼虾蟹贝,排布得极有章法,腥气与海水味交织,竟不使人厌烦。摊主们多是本地人,说话带着浓重的北海白话腔调,起初我十句倒有八句听不懂。后来日子久了,也能辨出些意思来。

“阿妹,今早的鲷鱼新鲜得很!”一个卖鱼的大婶常这样招呼我。

我摇摇头:“我是回民,不吃无鳞鱼。”

大婶先是一怔,继而拍拍脑门:“瞧我这记性!下回给你留条大鲤鱼。”

我的邻居是个老太太,独居,养了一只肥胖的橘猫。那猫常蹲在我窗台上,盯着我的鱼缸看。一日我买了条活鱼养在水里,准备晚上做,回家却发现鱼不见了。正疑惑间,听见窗外有咀嚼声。探头一看,那橘猫正叼着我的鱼,冲我眯眼。

老太太知道后,连连道歉,第二日竟端来一碗红烧猪蹄赔罪。

“婆婆,我是回民。”我苦笑道。

老太太“啊呀”一声,手足无措:“那……那我给你煮碗鸡蛋面?”

“不必了。”我见她惶恐,反而过意不去。

“那怎么行!”老太太执拗地站了一会儿,忽然眼睛一亮,“你等着!”

民族情一家亲

在这南海之滨,我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……

北海之居

◎马倩倩

片刻后,她捧来一碟芝麻糕:“这是素的,素的!”

芝麻糕甜得发腻,我却一口口吃完了。老太太坐在一旁,笑得眼角的皱纹挤作一团。自那以后,她常做些素点心送我,而我也学会了做回族特色的油香回赠。她第一次吃油香时,被里面的花椒麻得直吐舌头,却还是竖起了大拇指。

北海的冬季不太冷,只是潮湿。我的关节炎竟没发作,想来是海风的功劳。元旦那日,楼下忽然锣鼓喧天。推窗一看,一队舞狮正经过。金红的狮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时而腾跃,时而翻滚,活灵活现。舞到我的楼下,那狮子忽然抬头,冲我眨了眨眼,随即从口中吐出一条红绸,上面写着“民族团结”四个大字。

我正惊讶,忽见舞狮人掀开头套,竟是海鲜市场那位卖鱼的大婶。她大汗淋漓,却笑得灿烂:“阿妹,新年好!”

楼下的老太太在窗口喊:“快下来一起热闹!”

我披了件外套下楼,被拉进欢庆的人群。有人递给我一根彩带,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舞动起来。锣鼓声中,我忽然想起西北老家那些封闭的日子,想起阿爸讲述的“天下回民是一家”的道理。而今,我却在南海的海边,与这些异族的同胞共庆新年,心中竟无半点隔阂。

春节前,房东来收租,顺便送来一副春联。我尴尬地说:“我们是不过春节的。”

房东摆摆手:“知道知道,就是图个喜庆。上面没写‘福’字,就写了‘和睦安康’,你们也能贴。”

我收下了。晚上对着春联发呆,忽然心血来潮,用阿拉伯文写了一副杜阿宣(祈祷文)贴在旁边。次日房东来看见,不但没恼,反而赞叹那弯弯曲曲的文字好看。

“就像画儿一样。”他说。

开春后,我开始在附近一所小学代课,教孩子们写作文。班上有回族、汉族、壮族的孩子,相处得极好。一次,我让孩子们写“我的梦想”。一个壮族小女孩写道:“我想像马老师一样,走很远的路,看很多地方,然后把这些都写下来。”

我读后,鼻子一酸。下课时,小女孩偷偷塞给我一只纸折的小船:“老师,这是北海的船,送给你。”

如今,我在北海已住了一年有余。西北的沙尘在记忆中渐渐淡去,而北海的威风却日益浸润着我的每一寸肌肤。昨日收到老家来信,问何时归去。我回信说:暂且不归。

因为在这南海之滨,我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——既保持着我的信仰与习惯,又被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们温柔地接纳。这种接纳不是刻意为之的“团结”,而是自然而然的“相处”。就像那株窗外的木棉,既不开在西北,也不长在江南,偏偏在这北海的土壤里,开得如火如荼。(作者为诗人。)